

Hu Zhanfen

朽木颂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还是去年深秋时分，我去严友人家做客，进门又见他瞅着一大坨来自深山的黑黢黢的烂木疙瘩发呆，这是雕塑家的常态，我早见怪不怪了，但那棵烂树桩实在令人鄙夷。

我其实是想说恶心。因为太像巨型的坨坨了，它不但黑，而且张牙舞爪，披头散发，枯枝横生，败絮满身，懂行的说，做根雕都嫌烂。

我对眼前的这一坨能否成为艺术品表示怀疑。但出于多年的了解，又对艺术家的眼光坚信不疑。那就瞧着吧。而且惭愧的是，我很快忘了这件事。

那天忽然接到严友人的微信，一组夕阳中金晃晃、亮灿灿的雕塑，说不出的气象万千，仪态万方——我这么形容是因为一时间为其震撼而难以言表。

“朽木可雕也！这就是当初的那个‘一坨坨’。”艺术家调侃地说，已经时隔八九个月了，严友人手中的斧凿简直功追造物主，“黑黢黢的烂木疙瘩？！”

我傻了很久而无语，被视作目前中国雕塑界顶尖人物的严大师毕竟不同凡响，把个谁都不看好的榆木疙瘩硬整成了个艺术品。

可以说，这是一个翱翔于常规根雕艺术之上的超限量品，因为“它什么都像，又什么都不像”，却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张力或勃发，远看虬枝龙蛇，乱石穿空，近看水陆光怪，玉错陆离。手法上，所有的枝桠节荏都顺其原有的曲线而自然延展，令人想起玄妙的“太极拳谱”，气宜鼓荡，神宜内敛。所有的几何曲线，无使有凸凹处，无使有断续处。其意绪之根在树桩之基础，亦即植入于雕塑底盘的意象雕塑《思》，可谓主宰于桩腰，而秀出于木锋。

那些龙翻蛟腾的枝桠，罅罅隙隙勾连玉润，那些高低明灭的树瘤则节节荏荏贯穿通透，无令

丝毫间断。一动无有不动，一静无有不静。手抚之，劲断意不断。意度之，藕断丝亦连。筋骨皮肉，无一处无粘连，无一处有滞涩。左看，似天河侧漏，共工怒触不周山；右看，如人文初启，黄帝梦醒星宿海；俯瞰，像无名水族闹五湖；仰视则三山挹秀奔清流……总之，咫尺之间，一转一景，方寸之间，一步一界，强大到执拗程度的生命力之宛转律动，生生不息。

叩问艺术家的初衷，严友人说，它的英文名叫《Rise》，中文名《启》，是我经80载人生重新起步后的第一尊表现生命力量的作品。

事实上，你去年就看到过这个树桩，这个傻傻的木疙瘩，老实说，我也曾多次心动，但一直没有找到创造的落角，然而，自从上海按下“暂停键”后，宅家多日忽然有了灵感，它的原始姿态像不像鸿蒙初开的生命挣扎？它扭曲，它搏动，它试图摆脱所有的束缚。

我首先在雕塑底部植入了一尊意象雕塑“思”，以小见大地试图表现出东方思维的生发与崛起。

然后，像有一双手牵着我的手似的——我的斧凿几乎梦游似的跟着树桩的曲线走，直到整体全部由旋转贯气的弧线演化成魂魄游走，持续不断的金属吞噬，让一块“朽木”时时喷发出弧形张力和曲线气场。

“可以说，《启》是这个状态刹那瞬间定格激情艺术形象，它鼓舞着人类坚韧不拔、永不言败的精神和自信。”老艺术家说着话，双手始终摩挲着“精光滴滑”的《启》，像一位老年得子的父亲抚摸着孩子。

80岁的心还“壮心不已”，雕塑家严友人是不会老去的。

60载的积累，80岁正少年！

它扭曲， 它搏动，它试图 摆脱所有的 束缚。